



857
185
3

血屍案

袁孔
靜脈
合著

新華書店發行

85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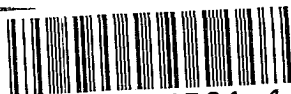
185-8=3

3

血 屍 案

袁 靜 孔 厥 合 著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3 0538 638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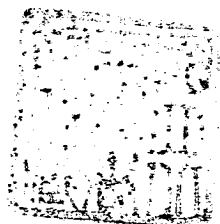
目錄

第一回	冤家碰對頭 舊仇結新親	一
第二回	幹部掉進迷魂陣 羣衆變成墊腳石	六
第三回	瞞上欺下 明爭暗鬥	一〇
第四回	隱藏真面目 實行假民主	一五
第五回	發狠心藉公報私 下毒手借刀殺人	一九
第六回	窮人有情有義 惡霸無法無天	二四
第七回	走階級路線 審人命案子	二九

第一回 冤家碰對頭 舊仇結新親

大營村是一個八百多戶的大村子，靠近敵區，解放才兩年。這村裏有名的三多：地主多，特務多，頑僞屬多。因此封建勢力挺頭強，工作挺落後。主要幹部貪污腐化，後來都撤職了。新換上的武委會主任劉在本，農會主任陳大牛，都是扛長活出身的；他倆個領導農民，鬥爭地主，都很堅決，真個是一點也不留情面。誰想一門到大地主錢康仁家，可就出了岔兒。

這錢康仁剝薄窮人最厲害，又放高利貸，老百姓背地都叫他錢坑人。兄弟錢占新，做夢也剝削窮人，外號錢鑽心。弟兄倆都有三個兒子。錢坑人的大兒子在北平市黨部裏當秘書，錢鑽心的大兒子在天津特務隊裏作情報。自從八路軍來了，兩家都說大兒子在外面經商，是個好買賣人。錢坑人還把二小子送到公營商店去當會計，錢鑽心也叫二小子混到八路軍供給部裏當科員。這位會計，時常穿一身新洋布制服，肩上掛個公文皮包，騎著車子，回家看看。這位科員，也時常穿



一身馬褲軍裝，腰裏別個小手槍，借匹馬騎着，回家轉轉。他倆一來，就請村幹部抽煙下飯館，說革命工作太忙，家裏還得請幹部多照應。這麼着，錢家成了『抗屬』，很吃硬。另外，錢坑人還有個三小子在北平唸書。錢鑽心的三小子可是個敗家子，閒待在家裏吃喝玩樂，人稱小流氓。去年他賭錢輸了十萬元，把他爹錢鑽心氣死了，揀下一個寡婦，和一個閨女叫小鳳。錢家的長工老張背地裏告訴人：他好幾次看見錢坑人在兄弟媳婦屋裏睡覺，十七八的小鳳也睡在一個被窩裏。從此醜名遠揚，老百姓背地稱呼這娘兒倆：一個老妖精，一個小妖精。

現在的村武委會主任劉在本，從小就在錢坑人家當長工。以前朱占魁鬧聯莊的時候，拔兵拔到錢坑人的大兒子，錢坑人捨不得兒子出門，就叫劉在本頂了個名字去當兵。當時給他六畝好麥地，又叫劉在本媳婦和剛生不久的孩子，從大車棚裏搬到偏院的小屋子裏，還給了三斗棒子，二斗小米，作爲娘兒倆的吃喝費用。劉在本不敢反抗，只好走了。誰知一去再沒音信。錢坑人暗裏喜歡，心想：『這小子準挨槍子兒啦！』到三年頭上，就把劉在本媳婦趕了出來，六畝地也收回去了。可憐那年青媳婦，帶着三歲的小子，到處要飯，也不知流落到哪兒去了。這事情說起來已經十來年，誰想到劉在本在外面參加八路軍，受了傷，退伍回來。他看見家裏人財兩空，咬一咬牙，倒沒有掉一滴眼淚，就堅決參加工作。區上對他也很信任，給他當了村裏的武委會主

任。

真是冤家碰了對頭。錢坑人懷着一肚子鬼胎，眼看門倒了姓孫姓黃的兩家地主，第三個就輪到他的頭上，怎麼不着慌呢。當時就辦了一桌酒席，專門給劉在本賠話，請村長作陪客。劉在本不肯去，村長勸他一塊兒去了。錢坑人親自給他敬酒說：『劉主任，你一去十來年沒有音信，誰知你參加了八路軍呢！你媳婦不肯守着你，我不該讓她走了！都是我對不起你！今天我給你賠禮，你說怎麼着就怎麼着！』劉在本氣憤憤的說：『我改名換姓，白白當了你十幾年的兒子，倒落了個妻離子散，你看怎麼着辦吧！』錢坑人陪笑說：『劉主任，你別生氣，咱們慢慢兒商量。你的媳婦也不知跑到哪兒去了，我就把我的姪女兒小鳳許給你，就請村長作媒人。一切辦喜事的花消都包在我身上。另外給你二十四石麥子作安家費，那六畝地也給你種上。你看怎麼樣？』當陪客的村長魏老全，笑嘻嘻的插嘴說：『小鳳！好人樣兒！誰不知道！今年才十八歲，不比你原來的媳婦強？你今年三十六了，她還配不過你？』劉在本原是不同意的，被他倆左說右說，心裏就活動起來。他喝了幾口酒，才對村長說：『村裏正要鬥爭他家，我一個人怎麼作得了主？』魏老全說：『那怕什麼！誰不知道小鳳他二哥在八路軍裏工作，康仁他二小子又是給公家辦事，他們都是抗屬，我看也鬥不到他們頭上。你和抗屬家女兒結婚，誰敢反對呢？』劉在本還是拿不定

主意。錢坑人說：『你放心！門不鬥，我倒是不意見！這個我二小子和姪兒子早跟我說好了，我們準備獻出三十五畝地來，這外院五間房也騰出來搬給貧民。八路軍的政策好，誰不擁護啊！』魏老全說：『可不是！只要他擁護八路軍，獻出地來，那就是開明地主嘛。他又是抗屬，我們當然得照顧他呀！』說來說去，劉在本就同意了。

過了一天，村長魏老全召集了個幹部會，討論鬥爭對象問題。魏老全原來是副村長，正村長年紀老了，身子骨不強，三天兩頭鬧病，什麼事都落在副村長身上。這魏老全是個外路人，在本村開個小茶館，老家在哪裏，光景怎樣，誰也摸不清。據他自己說是個貧農，因為年頭不濟，混不下去，才挪到大營村來落了戶。這人看起來挺精，字寫得挺好，見人總是開口就笑，外號就叫笑嘻嘻；工作可特別積極，來了什麼任務都搶在頭裏幹。這麼着，正村長就成了墮子的耳朵——擺樣兒的了；人們就趕着魏老全叫村長，乾脆把個『副』字也取消了。這天村長一提出鬥誰來，農會主任陳大牛就說該鬥錢坑人，又舉出劉在本等等的舊情來，證明錢坑人是個惡霸。劉在本可是含含糊糊的說，錢康仁已經賠罪認錯了，自己的問題是個人問題，不打緊。村長就替錢家訴了一頓苦，說他家人口多，前幾年兵荒馬亂，年成不收，國民黨搜刮太兇，家景早就敗落了；又拿出錢家兒子剛從供給部和公營商店派人送來的信，唸給大家聽。兩封信的意思是一樣的。有一封

了賬，就要分配的，不能賣！」劉在本和他爭起來，說：「這些東西，莊稼主要來什麼用？又不好分！要是賣了錢分給他們，倒是照顧窮人呢！」大牛堅決不賣。村長又來勸大牛，大牛氣得不行了，他們就從農會副主任手裏，很便宜的買了一對紅漆立櫃，一張八仙桌，兩把太師椅，一張長條几；又買了花瓶、自鳴鐘、大鏡子等等，真是把新房打扮得整整齊齊，非常闊氣。結婚這天挺熱鬧，動員了十幾個民伕，辦了三十桌酒席，還把區上常來領導工作的蕭助理員也請來了。老蕭臉兒喝得紅到脖子根，拍着劉在本的肩說：「老劉扛了十年長活，又當了十年兵，這下子可大大的翻身啦！」陳大牛可是一肚子氣，也不送禮，也不去喝喜酒；瞅着老蕭從錢家出來，就把他拉到一邊說：「老蕭呀，你怎麼不管？看劉在本成了個什麼樣兒！」老蕭說：「他給地主當了十年的兒子，還不該翻翻身嗎？」又大笑起來說：「哈哈！你不是看他娶了個十八歲的大閨女就眼紅了？你不是有媳婦了嗎？」又勸他說：「大牛，咱們幹部要團結，誰也不要忌刻誰！」說得大牛臉一紅，肚子裏有許多話，可說不出來，急得直瞪眼，說：「你瞧吧！錢家沒門，這村就再鬥不起來了！他媽的，地主都在嚷着要獻地了！」老蕭說：「獻就讓他們獻嘍！老百姓正要土地呢！」說完，就騎上車子走了。

從此以後，大營村的鬥爭果然就洩氣了。地主富農們瞧着錢坑人的這道道不錯，就你也獻地，

他也獻地；有獻了幾次，總共才獻出二三十畝的；也有只獻三畝五畝、七畝八畝的。反正一獻了地，就歸到獻地戶了。要是哪一個地主跟幹部過去有仇的，送上幾口袋糧食，陪個罪，認個錯，倒也沒事兒了。一時竟也寫了一本獻地賬，看起來挺花梢，就是獻出的這些地，不是獻地就是沙地，再不就是不長莊稼的白土地。羣衆背地裏嘆氣說：『唉！地主的老根子扎得牢，門來門去只門下些樹梢梢！』有的說：『殺人乾落兩手血！分幾畝白土地還不够拿差呢！』也有的說：『百姓是幹部的墊腳石！幹部踩在我們的頭上往上爬，自己發財享福；窮小子可還是壓在底下，怎麼也翻不過來呀！』當時陳大牛和寶三叔一些人，急得沒辦法。魏老全他們可是興高彩烈，給區上寫了一個報告，還畫了一張統計表，說明大營村的羣衆已經翻身，土地問題已經解決了。老蕭應份兒領導這村鬥爭的，可是他自己也忙着回家去獻地，沒顧上。後來他來了，大牛就向老蕭提意見，反倒給老蕭訓了一頓，說：『你這是怎麼回事？光想鬥！像你那樣鬥門鬥，工作就不好作了！』又說：『也難怪你，文化低，不懂政策！今後得虛心些，好好兒向劉在本魏老全他們學習！』

這一次土地改革也就像一陣風似的吹過去了。接着，前方的戰事很順利，支援前線的工作挺緊張，區裏一會來信要給養，一會又來信要民伕。可是這村的工作老是落後，要一千斤糧只送五百，要十輛大車只去三輛。公糧也總是收不齊。區長寫了一封信，批評這村的幹部。看過了信，

魏老全就對劉在本說：『這村太複雜，工作不好作，幹部又不脫離生產，人手不夠用！』又說：『有些幹部不頂事兒，不如換了！』劉在本也同意。兩個人商量好了，寫個名單，跟陳大牛不在，開了個幹部會通過，就撤了一些人，新添了一些人。民兵也多一半兒撤換了。魏老全又介紹王黑胖子當民兵隊長。這王黑胖子，爺爺開過當舖，他爹一連玩過十三個女人，又抽大煙，又押寶，把一份家當踢打光了；王黑胖子自己有時當牙子，有時販私貨，三教九流，什麼都幹，這邊敲敲，那邊打打，是個流氓。現在魏老全在幹部會上一提出他，有些人就楞住了。可是魏老全說：『這村子壞人多，不是王黑胖子，誰能壓得住！』少數人反對有什麼用？結果還是通過了。

新上任的一批幹部，特別擁護劉在本，當面都稱他『劉主任』，常常說他是老革命。有一個民兵叫二混子，腰裏拷個短槍，嘴裏叼個煙捲，在劉在本家出來進去的伺候，就像他的勤務員。劉在本也就拿起架子，沒有事情不到武委會，後來有事情也要他們來請示。武委會抗勤部和民兵們貪污浪費，壓迫百姓，他都不管，只想著自己的威信一天天的提高，非常得意。從早到晚就和小妖精一塊兒在家裏待著；經常穿的是細布衣裳，天天吃的是香油白麵，又是魚，又是肉，旁邊還放一小靈酒。這位武委會主任自從翻身以後，每天一定要喝兩碗酒，不喝不過癮。窮人們背地裏都恨他，說他壞了心，忘了本；從此背後就不叫他劉在本，都叫他魏忘本了。

老蕭對這個劉忘本倒是很滿意，就是勸他不要喝酒。可是這個劉忘本想：『我革命十多年，吃了那麼多苦，還不該享點福嗎！喝幾口酒算個什麼！』心裏這麼想，嘴上就說：『我是在前方吐血太多，得了個氣喘病，不喝點兒酒，病就要犯，不能工作！』老蕭聽他說得有理，也就不管他了，慢慢的老蕭自己也跟着劉忘本喝起來。有一回，錢坑人託人從天津捎來一包人參，送給劉忘本補身體；老蕭看見了，劉忘本笑着給他分了一些。後來劉忘本和魏老全又給老蕭弄到一隻手槍，說是從一個地主家裏搜出來的。老蕭覺得這兩個人特別好，加上小鳳又親熱，因此每回到大營村來，總是在劉忘本家落腳。他一來，村長也就來了，三個人一面商量工作，一面就喝酒。有一天，上燈時分，劉忘本剛喝了兩小盃酒，吃了一點兒肉，還沒吃飯，忽然區上李政委，老蕭，和魏老全，寶三叔，一夥人進來了。小妖精就起身招呼。李政委一見劉忘本的排場，覺得很奇怪。劉忘本可不知道政委爲什麼突然來，又看見政委臉色不對，他心裏就撲通撲通跳起來了。

第三回

瞞上欺下 明爭暗鬥

李政委是窮人出身，看了劉忘本的排場，豈看不慣，心裏暗想：『他哪裏來的進項，派頭那麼大！』可也顧不得問，就說：『今天有要緊事兒，全區動員一百五十付担架，這村是個頭等大村子，要出十二付，還要十五個破路的民伕，連夜就要走的，你們快召集幹部會吧！』一夥人就到武委會抗勤部來。路上，李政委悄悄問老蕭：『這是怎麼回事？武委會主任那麼闊氣！』老蕭笑着說：『你新來這區，不知道！這是他給地主家扛了十年長活，又給他家頂名字當了十年兵，人家賠給他的財產。他可真是個好幹部！十年的老革命，聽說在八路軍裏受了傷，還作過幾年經濟工作呢，可不跟旁的村幹部一樣！』李政委聽了，半信半疑。老蕭說：『不信你瞧，這是個什麼村子！要不是他和魏村長，早垮台了！』說着走進了抗勤部。

抗勤部頓時熱鬧起來了。點了三碗燈。魏老全、劉忘本、和抗勤部的幹部們急忙派差，開名單，又派值日的民伕去散條子，通知担架伕馬上準備集合。寶三叔拿着大喇叭筒，在房頂上廣播。一會兒，陳大牛披着個大襖來了，原來他在發瘧疾，臉上黃裏帶青，披着大襖還一陣陣的發抖呢。又等了好一會，幹部還沒有到齊。政委說不能等了，就連忙開會分工，把幹部編成四組，挨家去動員。政委跟魏村長這一組，走到街上，看見一家茶館還沒關門，燈光裏，有幾個穿得齊整的年輕人在聊閑天。政委問，他們在不在名單裏？村長說，這些都不是的。又碰見好幾個，也都

不在名單裏。一直走到村邊，再看不見磚房瓦房，盡是些土坯房了，村長就領着去一家敲門。可是一連走了好幾家，知道條子是散到了，人可都不在，家裏只剩些婦女、孩子，有的睡下了，燈也不點，門也不開，問她們，不是說男人打短去了，就是說走親戚去了。有一個老婆子出門來，拉着政委說：「你來看你來看！嚙嚙嚙嚙裏面還有什麼！飯都吃不上，倒是支不完的差啊？」……

原來這村的幹部搗鬼，出伏三不出：有錢人不出，當權的幹部不出，幹部的三親六眷都不出，儘派在窮小子身上；窮人地少，差又多，公糧又壓在他們身上，就剩下挨餓的份兒了。今天政委一來，村裏就發生謠言，說是來攢兵的，又說攢架快要上火線，人心惶惶，都偷偷躲起來了。這一組直動員到半夜，才動員了五個人。政委又急，又沒辦法，只好帶着他們回到抗勤部。抗勤部的院子裏，已經有二十幾個民伕，坐在三層台階上等着。這些都是陳大牛動員來的積極分子。他們都在噓噓噓噓的議論什麼，見幹部們回來，就不說了；只有一個叫做石頭的站起來說：「政委！叫我抬担架，我沒意見！哪一回抬担架沒有我？我臉上受了傷，腿上挨過槍子兒，爲了幫助咱們的隊伍打頑固軍，這些都沒說的！我們這一夥誰也沒落過後！可是我們分了兩畝鬼子也不拉屎的地，還得靠打短養家，做一天活，吃一天飯，我們一走，老婆孩子當下就沒吃沒喝的，怎麼辦？大牛叫我們找你，你看怎麼着吧！」旁邊一個叫做馮大的說：「石頭說的對！攢

護八路军，咱心裏太樂意！要不，頑固軍打過來，更活不成！可是肚子挨不起餓呀！」政委連忙說，家裏實在困難的，可以由村裏調劑，先借些糧食來。當下就吩咐村長調查登記。另外馮大他們一夥又提出：他們的公糧，要靠打短樁下，交得起，能不能等出差回來再交。政委早就懷疑村裏的工作報告，又覺得這些問題很複雜，一時也沒法根本解決，只得用好話安慰他們，當場就對村長說，實在出不起的，可以等出差回來再交。正說着，忽然看見陳大牛扭着小鳳她三哥收家子進來。陳大牛嚷着說：「政委在這兒，叫政委說，你二十幾歲的小伙子，憑什麼編在老頭隊？哼！就憑你是武委會主任的大舅子？」這小流氓攔開他的手說：「大舅子小舅子你管不着！我哥是八路军，我是抗屬，你是什麼東西！」政委正要發話，只見小妖精扶着老妖精跑進來，老妖精嚷着：「區上的同志在哪兒？區上的同志在哪兒？」見了政委，就狠狠的說：「這可太欺負人啦！我的兒子在八路军裏當科——科長！這個三小子長年四季有病，什麼活兒都不能幹，又不是不出差！這個死牛角，張口就罵！動手就打！我們到底犯什麼法呀！」大牛氣得跳起來說：「誰打你！你自己罵人，還擋住不讓走！他能吃能喝有什麼病？你瞪着眼兒說謊話！真是個不要臉的老妖精！」老妖精發一聲喊：「娘賣尿的！你罵誰？」就一頭撞過去，大牛一推，老妖精願勞一倒，賴在地上聽開了。魏村長冷笑說：「陳大牛！你牛脾氣發給誰看！你是作工作還是跟女人打

架？」說着，劉忘本和老蕭都回來了，劉忘本氣沖沖的說：「政委！這工作我可幹不成了！姓錢的有病不能去，與我姓劉的有什麼相干？陳大牛拉上我的名字，說那些難聽的話，這明明是丟我的人！我要求政委審查我！要查出我劉在本有半點兒私情，我十年的革命歷史就不要了！」老蕭把政委拉在一邊，低聲說了些什麼。只聽見政委說：「別信那一套！咱們不要他抬担架，叫他去破路！咱們可不能讓這些人要賴！」劉忘本聽得臉上掛不住，就猛的站起來，賭氣對敗家子說：「你去你去！你死也死在外面，別死在家裏！誰叫你是我的親戚！」老妖精爬起來，悄悄對劉忘本說：「你兄弟從小沒拿過鐵銼，你叫他去怎麼受呀！」劉忘本一面推他母女倆出去，一面大聲說：「受死活該！別找我的麻煩！走走走！」就把老妖精小妖精推出去了。

這時候，寶三叔一組，帶着一批民伕，也回來了。政委說：「現在天快亮了，趕快把担架打發走吧！」他急忙把村幹部召集到屋裏，說：「這回區幹部是我帶担架上前方，你們村幹部誰帶頭？」幹部們都不說話。氣得陳大牛從炕上跳起來說：「我去！我去！」五十歲的寶三叔攔擋他說：「你這不是拿自己耍笑着玩嗎？看你病成什麼樣子了！上回也是你去的，這回還是我的吧！」政委說他年紀大了，恐怕受不了那樣的辛苦。可是寶三叔說，自己的身體還結實，不要緊。結果帶着十付担架，八個破路民伕，天剛亮就跟着政委到區上集合去了。

不多時，一騎馬跑進村裏，一個軍人從馬上跳下來，牽着馬，走進錢家的院子裏。一會，那軍人氣憤憤的走出來，當着街上許多老百姓，指手畫腳的大罵：『這村的人都死絕啦？非要一個病人去抬担架不行！陳大牛是幹什麼的？是病不是病，他看不見？難道他的眼睛長在褲襠裏嗎！咱在八路軍裏幹革命，犯了什麼罪，他要把我家人治死！這是什麼村幹部！是烏幹部！不是爲老百姓活，是爲老百姓死！老鄉親們可不要受騙啊！特務壞蛋專害老百姓，手段可狠哪！』原來這就是錢鑽心的二小子。從此他們和陳大牛一些人，結怨更深了。

第四回

隱藏真面目 實行假民主

担架出發以後，魏老全整整盤算了一天。晚上，人們大半睡下了，魏老全偷偷的到錢坑人家，商議了好一會；就悄悄的來找劉忘本；又叫小妖精把大門關好，兩個人秘密的商量起來。劉忘本對陳大牛恨得牙癢癢的，就是沒法咬一口。魏老全說：『反正陳大牛是咱村的一個害，不除了他，我們早晚落不下好結果！』劉忘本說：『怎麼才能除了他，出出我這口氣呢？』魏老全笑

著說：『孫猴子再會翻跟斗，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就湊到魏忘本的耳朵邊，低聲說出了一條『借刀殺人』的『妙計』。劉忘本聽了，心裏有些害怕，說：『這怕搞不成……』魏老全說：『怎麼搞不成？你想，咱們政權裏，大部分幹部都不成問題。王黑胖子又是咱自己人。現在的民兵差不多全是陳大牛的對頭，只要王黑胖子三言五語，也就把火煽着了。再說，支部上你是書記，還不好掌握？農會的幹部早就跟咱們一勢了！剩下什麼青會婦會，都是跟着跑的，起不了作用。說到羣衆，也沒有問題，這次出去的担架伙多半是陳大牛動員的，只要放個空氣，說担架隊回不來了，這些娘兒們準不依他！再叫小鳳她娘出來一領頭，旁邊配搭些人手，這台戲就好唱啦！小鳳她娘又是抗屬，誰能把她怎麼着！只要咱們多搜集些材料，大帽子多扣上他幾個，管保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劉忘本左盤算，右合計，還是不敢決定；他想拔掉陳大牛這眼中釘，又怕萬一弄不成，壞了事兒。魏老全說：『怕什麼！一切事兒都叫別人出頭。將來他一死，兇手查都查不出來，咱們怕什麼！我看這事情可太巧了，幹部裏跟他頂要好的高寶三一走，就剩下個小李還不好對付？下面石頭、馮大這些人也不在，誰敢出頭跟咱們作對呢！剛好區上李政委也走了，這可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啊！』這一番話，說得頭頭是道，劉忘本聽得笑起來說：『嚇！你真有兩手！』魏老全忽然顯出很可怕的臉色，咬牙切齒的說：『就是那麼一回事兒！先下手爲強！咱

們可不能錯過這個好機會！」兩個人直談到半夜，才回家，就在錢坑人的屋裏睡了。

第二天，各部門幹部都動員起來了。只有他們在的一些幹部，沒有通知。小李還被暗地監視着。他們上午開支部會，下午開政權幹部會，開羣衆團體和民兵開會。各種會上都討論出陳大牛有十大罪狀，什麼打人罵人，壓迫羣衆，貪污浪費，特務嫌疑……每條罪狀下面都舉了『事實』。還通過要開羣衆大會鬥爭他。

陳大牛那晚上動員扭架，直跑了一夜，病就發了。天明到家，身上一陣冷一陣熱，倒在炕上起不來。一連兩天水米沒沾牙，夜裏，渾身發冷，翻來滾去。五更時分剛迷迷糊糊睡着，忽然他媳婦推他，小聲說：『小牛他爹！小兒聽咱房頂上什麼咕咚咕咚的響呀！』大牛一聽，又沒聲音了，說：『沒事兒，你睡吧，』翻了一個身，又睡了。一會兒，外面敲門叫：『陳大牛！陳大牛……大牛哥！』大牛問：『誰？什麼事？』外面說：『區上來了要緊公事，幹部都到了，就等着你呢！』大牛媳婦搭腔說：『他病得起不來呀！』外面又一股勁的打門，還說：『他有他的工作，你拉什麼後腿呀！』大牛就叫他媳婦起來。她一開門，只見民兵隊長王黑胖子帶着四個民兵，一擁就進來了。一進來就拿槍對着陳大牛，兩個民兵跳上炕，把枕頭底下的槍也搜得去了。小牛吓得大哭，撲到他爹的懷裏。陳大牛問：『王黑胖子！我到底犯了什

「壓罪？」王黑胖子說：「到了武委會你就知道了。」當下四個民兵，不由分說，七手八腳，把大牛拖下炕來，五花大綁的綁起，推著就走。他媳婦上前拉住王黑胖子，哭着說：「他犯了什麼罪？你可說說再走呀！」王黑胖子把她一推，「滾你媽的！」就把大牛押走了。房頂上的哨兵這才撤走。

吃罷早飯，全村都折騰起來了，四個大喇叭筒，在東西南北四個角上同時高房廣播，宣佈陳大牛的罪狀。鑼敲得噹噹噹的滿街跑：「開羣衆大會嘍！」噹噹噹！「鬥爭陳大牛嘍！」噹噹噹！「誰不參加，與陳大牛同罪嘍！」噹噹噹！民兵還揹着槍到處巡邏，人們四面八方的往大廟去；有的不願意去的，也給民兵逼着去了。青會主任小李跟着衆人往大廟上走，心裏可要哭出來了。暗想：「大牛這一下可是兇多吉少啊！怎麼眼巴巴的看他落進虎口，救不出他呀！」一面走，一面心裏盤算。不提防有誰碰了他一下，扭頭一看，原來是石頭的孩子鐵鎖兒。鐵鎖兒低聲說：「小李哥！怎麼要鬥大牛叔叔呢？這是怎麼一回兒呀？」小李悄悄說：「小聲點！你到前面茅房裏，我告訴你。」這鐵鎖兒才十三歲，可精得厲害。他像沒事似的唱着跳着往茅房去，還和另一個孩子打招呼：「毛小子，你頭前走！我拉泡屎就來。」小李也一面解褲帶，一面進了茅房。他倆個蹲下來。小李低聲說：「鐵鎖呀！大牛叔給壞人弄住了，非害死他不行！我走不開，你年紀

小，人家不注意，你趕快到區公所報個信，叫他們馬上來救人！來遲了，大牛叔可活不成啦！」鐵鎖兒說：「區公所不是在大王莊嗎？不遠，我跑的去，一會兒就到啦。要是碰見民兵，我就說我到姥姥家去。」小李說：「你可別從大道走，村口都把住了！」鐵鎖兒說：「我從毛小子他家場背後那麼繞過去，只要一出村，就不怕了。」他倆個商量定了，就急急忙忙分頭走去。一個民兵從小李後面跑來，用力拍一下小李的背說：「快走快走！馬上就開會了！」小李就急急忙忙跟民兵到會場去了。

第五回

發狠心藉公報私 下毒手借刀殺人

小李來到大廟，只見民兵把住了口子，許進不許出。進了會場，看見人到的挺多。戲台上坐着主要幹部；兩個民兵押着陳大牛站在一邊。台底下，有些人交頭接耳，不知道在議論什麼。仔細一看，那些地主富農，連那些頑僞屬，和過去的被鬥戶，都混在裏面。敗家子（他出伙去早偷跑回來）也在暗地活動。特別活動的是老妖精，她拐着小腳擠來擠去，一會跟這個媳婦咕叨幾

句，一會湊到那個閨女耳邊說些什麼。窮人們多半在後面，掛搭着臉，光着眼兒看着。忽然台上喊一聲：『歡迎陳大牛坦白！』台上一鼓掌，台下也有些人跟着鼓掌，旁的人就回頭看他們。魏村長說：『怎麼有人不鼓掌！是不是有意見？』王黑胖子大聲說：『有意見的站出來！』民兵二混子他們就用槍頭子頓着人們說：『鼓掌鼓掌！』鼓掌聲又稀稀拉拉的響了一陣。陳大牛被民兵推到台前，可是他還掙扎着回頭說：『我幹了什麼壞事，叫我坦白！』王黑胖子馬上喊：『不要放狗屁！』台下有些人也跟着喊起來。小李耐不住叫：『你們嚷什麼！讓他說完呀！』魏村長站起來，冷冷的指著小李說：『青會主任！請你來當主席好不好？』敗家子就在人羣裏頭領導喊口號：『包庇壞蛋的就是走狗！』『當走狗的也要治罪！』小李心裏直打寒噤，就不作聲了。台上王黑胖子又喊：『老鄉親們！他不坦白，咱們就不叫他坦白啦！我問你們，幹壞事的該怎麼著？』下面喊：『該打！』又問：『誰幹壞事？』台下又喊：『陳大牛！』『該打誰？』『打陳大牛！打！打！打死他！』王黑胖子吆喝一聲，把大牛猛一推，大牛就一個跟斗從台上栽了下來。台下早已佈置好的那些人就一擁而上，拳打腳踢，亂成一團。看得那些窮人們心裏就像刀子扎，他們不敢說話，更不敢攔擋，咬着牙把心頭火兒壓住；有些老婆媳婦就背過臉去擦眼淚。只有錢坑人遠遠的隱在一棵樹背後望著，眼睛鼻子都在笑。可憐陳大牛雙手護着腦袋，在那

些人的毒手下面，哪裏招架得住？一會就打得半死不活的了！

正在危險的時候，忽然一個民兵飛快的跑過來，大聲喊：『不好了！不好了！區小隊來啦！』那些人猛一聽，都楞住了。打人的都住了手，有的想溜走，有的回頭就跑。可是台上一聲哨子響，魏村長大喊：『大家不要害怕！咱們村裏的事村裏解決！區上管不着我們！誰不聽指揮，村裏先不饒他！』幹部都跳下台來，混進羣衆裏。這時候，區小隊全付武裝，一十二輛自行車飛似的來到村口，下了車，趕到會場，先是：叭！叭！向天空放了兩槍。人們嘩——的退到後面。區小隊趁勢搶起陳大牛，兩個人架着他就跑遠去了。這裏，魏村長大叫：『老鄉親們！他們放的是空槍！咱不用怕！他們不敢傷人的！走！都走！把人搶回來！』王黑胖子舉起盒子槍喊：『誰不去，就是漢奸特務，當場斃了他！』一羣人就又跟着民兵，奔往村口去。有些窮人就趁這股亂勁，偷偷溜走。魏老全在人羣裏找着老妖精，又低聲吩咐了一番。

村口，區小隊急忙弄了輛大車，把陳大牛抬到車上，正要運走。只見人們一下子擁上來，把大車團團圍住，一面搶大牛，一面喊：『村裏的事村裏解決！』『要求上級講民主！』人很亂，區小隊趕也趕不走。有些娘兒們還騎到車轍裏，有的跪在車道上，又哭又鬧，不讓大車拉走。急得區小隊要開槍，老妖精就奪槍，拍着胸脯喊：『朝這打！朝這打！』區小隊怕傷了老百姓，又

怕事情越鬧越糟，只好丟下陳大牛，紛紛騎上車子，暫時撤回去。魏老全又怕他們再回來搶走陳大牛，就叫民兵把他橫拖倒拉的弄得去，藏起來。魏老全暗裏對王黑胖子說：『先別打死他，我自有辦法！』接着又開會，把控告陳大牛的狀況寫了三大張，連騙帶逼，叫老百姓一個個押手印，不押手印不讓走。直弄到天黑方才散會。

吃過晚飯，各部門又開會，商量應付上級的办法。半夜裏，陳大牛被抬到一間秘密的小屋裏，劉忘本、魏老全、王黑胖子都坐在炕桌邊。民兵二混子拉大牛跪了起來。燈光裏面，看得見陳大牛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眼睛鼻子都腫了，血從一邊眉毛裏流下來。魏老全手裏拿着筆，對大牛說：『陳大牛！老老實實招吧！你們這一幫子國特，一共有多少人？』大牛一聽見說他是『國特』，猛的吃了一驚，可是心裏也就明白了，紅紅的眼睛裏，差點冒出火來。魏老全陰險的看了他一眼，冷笑了一聲，就跟劉忘本咬耳朵。劉忘本就對王黑胖子使一個眼色，王黑胖子就從炕上跳下來，給大牛上刑。他們用十個長鐵釘，一個個釘進大牛的指甲縫裏去，十指痛連心啊！好大牛咬緊牙關，沒有胡說半句話，可就昏過去了！

早晨，他們又定了一個計，故意派了一輛大車來，說：『陳大牛，得了！送你縣政府去！走吧！』大牛昏昏迷迷的，聽說送政府，左眼睜開來一半，想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他們就把他抬到

大車上。劉忘本和魏老全跨上車沿，指揮大車往石橋去，一路宣佈說：『送農會主任到縣政府去啦！』也是事先安排好的，石橋那邊，大廟上人早集合起了，看見大車來，馬上一片吶喊：『別放走他！別放走他！』『有仇的報仇！有冤的報冤啊！』就有這麼好幾十人奔過來，七手八腳把大牛拖下車去。魏老全和劉忘本急忙跳下車，假意喊：『可別打啦！可別打啦！再打就要打死啦！』一面喊，一面讓開。這些人就一齊下手：棗木棍、鐵火柱、刀子、錐子、槍托子……打得大牛鮮血流了一大窪。大牛是個硬漢子，一直沒有哼一下，只在這時候慘慘的叫了一聲：『啊呀……我的娘呀！』已經全身都打爛，腿也酥了。王黑胖子還捉着他的兩條腿，狠命抖動，問：『痛不痛？』沒有回答，就使勁把大牛的膝蓋兒擰到後面去了！這時候，小李正躲在一家房頂上偷看，看得眼淚直流，不覺失聲的哭喊：『好鄉親們！得了吧！够瞧的啦！』王黑胖子抬頭一看，『哦，這小子！』就瞄準打了一槍，叭！小李跑掉了。這兒，他們又抄起傢伙，一陣亂打亂扎，可憐陳大牛血肉模糊，早已不成個人樣子了！王黑胖子說：『這下可死透了，八輩子也活不過來啦！咱們走吧！』說罷，這夥人一哄就散了。血屍擱在當地，誰也不敢去動他。家家戶戶都關了門，街上冷清清的，不見一個老百姓，只有民兵巡邏、放哨。大牛媳婦從早到晚被民兵監視着，還不知道大牛的消息。一直到半夜，小李才有機會，約好了鐵鎖兒和毛小子，三個人，一個

放哨，兩個悄悄來偷大牛叔的屍首。狗已經吃去了肚子，拖走一條腿了！他們可不敢哭，眼淚直往肚裏嚥，趕快把他抬到樹林裏埋了，用磚頭在上面做了一個記號。

第六回 窮人有情有義 惡霸無法無天

大營村發生了血案，縣、區不斷來人調查；可是查來查去，總是弄不清底細。問幹部，幹部都推在老百姓身上。問老百姓，老百姓誰敢說半句真話！只說：『大家打手印，我也打手印，別的我就不知道了；人多了，誰動手打的，哪裏看得清呢？』小李也不敢在村裏活動。他本想到區上去談談，可是村子被封鎖了。民兵日夜放哨，誰出村都得有武委會的路條。而且，就在大牛死的第二天晚上，小李想出去看看動靜，剛出門走了幾步，忽然看見王黑胖子從一家門洞裏閃出來，一把抓住他的衣襟，手裏的盒子槍張開機頭對着他，喝一聲：『你小子往哪兒去？』幸虧小李機靈，忙說：『我去小舖買盒紙烟。』王黑胖子把他一攔，鬆了手，用槍點着他說：『你小子提防着點！背地裏要放半個狗屁，陳大牛就是你的榜樣！』說着兇狠狠的走了，槍機拉得嘩啦嘩啦的。

響。從此，小李就再不敢出門了。

這樣又過了幾天。一天後晌，忽然寶三叔領着担架隊回來了。村裏人又驚又喜。頭前走的石頭剛走進村，就有許多人圍上來說：『不是說你們都換上軍裝，開到山裏去了嗎？』有的問：『咱村在火線上傷人沒有？』石頭氣憤憤的說：『這是誰造的謠言！我們多會到火線上去來着？都是八路軍的救護隊把傷兵抬下來，我們再抬到後方的。現在人都回來了，一個也不少！』石頭媳婦把他接進家裏去，說：『好親人呀！都只當你們再也不來啦！』就悄悄把打死陳大牛的事說了一遍。鐵鎖兒也把搬救兵的事告訴他爹。石頭聽着，氣得臉都青了，站起來就要到區上去報告。吓得媳婦連忙拉住他說：『刀把子攢在人家手裏，可千萬不敢冒失呀！他們現在看管得可緊哩！誰要是走漏風聲，就看大牛的樣兒！』她又點着鐵鎖兒說：『你作的事兒，可千萬千萬別給人知道！一說出去，你的小命就完啦！』石頭嘆了一口氣，眼淚就掉下來了。

魏老全一聽說担架隊回來了，趕忙去和劉忘本商量。又打發民兵把寶三叔請去，先用好話慰勞他；後來劉忘本就問：『你聽說陳大牛給老百姓打死了嗎？』寶三叔說：『聽是聽說了！』魏老全說：『他死得好慘！可是上面現在也沒有辦法。羣衆都告他打他，政府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又低聲說：『寶三叔，你也給老百姓告了！』寶三叔驚得目瞪口呆，說：『告我什麼？』魏老

全笑着說：『告的條款也不少！……可是……我們都替你辯明了！』又說：『你這麼大歲數，犯不上多惹是非。這個案子自有我們負責調查，你還是少說話，少出門爲好！』劉忘本又加着說：『這是關照你！要是你不聽，出了什麼岔兒，我們可不負責任！』寶三叔只好點頭答應。

寶三叔出來，已經快黑了。只見大牛媳婦彎着腰，攢着一筐柴禾，一手拿個耙，一手拉着小牛，從對面走了過來。寶三叔一見她，心裏一陣酸疼，喉嚨裏像梗住了什麼；叫了一聲：『小牛娘，』可是說不出話來。大牛媳婦嘆了口氣，眼淚又撲索索的掉下來。寶三叔怕有人看見，連忙低低對她說：『今兒個黑了，明天我去給你挑幾担水。家裏有什麼困難，你只管說，大家夥總要想辦法周濟你的。』說着匆匆走了。

原來大牛死後，開頭他媳婦還不知道，後來小李偷偷的告訴了她，她哭得個死去活來。今天已經是頭七，她本來想給大牛上個供，燒些帛，可又怕給人看見，只好假裝拾柴禾，偷偷到樹林裏，找着大牛埋葬的地方，哭了一場。心想：怎麼也得給大牛伸冤報仇。後來娘兒倆悽悽惶惶的回到家裏。點上燈，看見馮大孀子進來說：『唉！你一天沒吃沒喝，要餓壞啦！我給你熬了點粥，你們娘倆都去喝點兒吧！』大牛媳婦說：『我心口堵得慌，什麼也不想喝！』大孀子，你說大牛就這麼白白的屈死，永世也沒個伸冤的日子嗎？』大孀子說：『這會可是頂風使船，急也沒用呀！』

大牛媳婦說：「他爲了大夥兒的事，惹下這一把子幹部，誰不知道呀！難道說上級不睜眼，就不見？哼！還不是給他們糊弄住了？我就不信！我總要想個法兒去告他們一下！」大娘子連忙說：「你小聲點！」又悄悄說：「你別忙！咱慢慢聽空兒！這事兒可急不得！」正說着，小牛嚷着餓了，大娘子拉着小牛說：「走！到姥姥家喝粥去！」就帶着小牛，掩上門走了。

他們一走，屋子裏更顯得空洞洞的，大牛媳婦獨自一個人，對着個半明不滅的燈兒，哭一陣，想一陣。可不提防一個又高又大的黑漢子，帶着個盒子槍，闖了進來；一進來就把門插上了。大牛媳婦心裏吓得撲通撲通的直跳，說：「王黑胖子！你！你幹什麼！」王黑胖子酒氣燿天，咧開大嘴笑着說：「你一個人在家不悶的慌！我來跟你作伴呀！」大牛媳婦心裡一股怨氣，又恨又急，說：「放你娘的屁！別以爲你當了民兵隊長，誰都怕你！不滾出去，我可要鬧了！」王黑胖子不高興了，變臉說：「哼！你有種！想告我們，還罵上級的眼瞎了！我都知道啦！我往上一報告，你就是陳大牛的同黨！嚇！就是特務！」大牛媳婦萬想不到這傢伙把話聽去了，一時心裏驚慌，結結巴巴說：「你……你們的良心都給狗吃了！害死一個還不够？你……你還想……」王黑胖子撲的一口吹滅了燈，窗帟上透進來隱隱糊糊的月光，他跳上炕，拉住大牛媳婦一支胳膊說：「只要你跟我好，我就不報告你，我還給你錢花！」大牛媳婦氣極了，右手在炕上摸着一

把剪子，抄起剪子就照他腦袋上扎。王黑胖子不提防，臉上捱了一下。他奪過剪子扔到地下，嘴裏罵：『不識抬舉的臭娘們！』就把大牛媳婦拖過來壓在身子底下。大牛媳婦急了，喊：『救命……』命字還沒有喊出來，王黑胖子早騰出兩只手，掐着他的脖子。大牛媳婦兩手亂抓，兩腳亂蹬，拚命的掙扎。可是，王黑胖子騎在她的身上，兩只大手越掐越緊，狠狠的說：『你嚷！你嚷！』一會，大牛媳婦就不動彈了。他才鬆了手，可是覺着她不出氣了。王黑胖子一想不好，連忙跳下炕，正要逃走；忽然轉念一想：『萬一這媳婦一時昏死過去，以後又活轉來可不得了！』媽的，一不做，二不休！』他又轉身，舉起盒子槍狠命對大牛媳婦頭上一連砸了七八下，模糊的看出腦袋爛了，想她已經死透，才慌忙拔開門就跑；不提防撞着馮大爺子，也不搭話，一閃身就逃走了。

大爺子看着好像是王黑胖子，又見窗上沒有燈光；心裏奇怪。她一手提半罐子稀粥，一手拉着小牛，急忙進去。一面叫：『小牛娘！小牛娘！』沒有回答。大爺子一看不對，就着了慌，趕忙摸洋火。五歲的小牛還在叫：『娘！娘！快起來！吃飯！』大爺子心慌意亂，擦了三根洋火才點上燈，拿燈一照，只見紅的白的，血和腦漿流了一炕……

第七回

走階級路線 審人命案子

一天晚上，大營村突然被縣大隊、區小隊包圍了。區上李政委，縣上周秘書，連分區趙科長……都來了。他們先把民兵集合起來，把他們的槍都提了；又把全村幹部召集來開會。趙科長講話說：「爲了調查這兩個人命案子，你們全體村幹部都到縣上去受審查，弄清了是非，再分別處理。現在繳槍！」一句話還沒說完，縣大隊早把村幹部帶的槍都收了。劉志本禁不住發抖。魏老全臉也吓白了，勉強笑着說：「嘻，趙科長，就在村裏考查不方便嗎？」小李和寶三叔可高興，都說：「到縣上去！到縣上去！是好人冤枉不了，是壞人逃不掉！」王黑胖子裝作滿不在乎的說：「走就走，怕什麼！爲人不作虧心事，到哪兒都行，走吧！」縣大隊就把幹部民兵一塊兒送走；經濟、糧秣主任也像兩條夾尾巴的狗，跟在魏村長後面走了。

這裏趙科長他們留下來調查。可是整整調查了一天，還是誰都不說實話。趙科長很着急，這一夜翻來覆去睡不着。天明起身，忽然通訊員拿着一根高粱桿進來。這高粱桿不知是誰插在門口

的，通訊員一出門就看見了。高粱桿子的一頭劈開，夾着一封信。趙科長覺得很稀奇，拿下信一看：只見封皮上寫着：『上及收折』；裏面信紙上，寫着歪歪扭扭的大字；很多是別字；有些筆劃多的字又寫得不像。信上說：

上及手長大見我們窮小子今不爲別事就大牛死的太冤他是一個好人給窮人

愛打包不平背人某害我們不干說話怕人某害上及作主千萬千萬千萬

趙科長皺着眉頭，一時看不明白。周秘書和李政委一些人聽通訊員說了，也覺得奇怪，都跑來看。幾個人研究一下，才明白了信裏的意思。李政委猛然想起出担架佚的一些窮小子來，就提議說：『對了！我看我們就專找窮小子來開個會吧。這村担架民佚裏，還有些我認識的積極分子，說不定還能談出個眉目來。』當下大家都同意了。

李政委就去找石頭和馮大，他倆個又去找來幾十個窮小子，一同開會，連他們家裏的婦女孩子，都來參加了。趙科長給大家打氣，說：『幹部民兵的槍都繳了，人也調走了，大家有什麼說什麼！政府一定給你們撐腰，誰也不敢謀害你們的！』開頭大家還不敢發言，後來石頭耐不住了，站起來說：『我說陳大牛死的太冤！明明是劉忘本他們害的！誰不知道這小子，自從跟地主家閨女結親，他就忘了本，他的心就變了，他自己發財享福，他就不要我們窮人了，他老跟窮人作

對，老找大牛的錯兒！我看他就不是個好東西！我們抬打架走了，你們在家的看見是怎麼一回事？大家說吧！鼓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今天再不说，對不起牛大哥！」一個老頭兒站起來，恨恨的說：『我看魏村長也是個壞蛋！別看他笑嘻嘻，他咬人的狗兒不露齒啊！那天，我的小子給大牛動員去了，他背地告訴我，本來抗勤部撥夫沒撥到他，是受大牛的危害啦！又偷偷跟我說：聽說這回打架伙都換了軍裝，開到山裏去，永遠也回不來啦！我一聽就急了。那天，我沒動手打大牛，我可跟着喊了口號！我……我……』老頭哭了，槌着胸口說：『我算昧了天良！』有幾個婦女也跟着哭了，說：『誰知道呢！老妖精也是這麼說的！咱們都叫鬼迷住心啦！』鐵鎖兒也站起來說：『王黑胖子也是個壞傢伙！那天我明明看見是他領的頭，把大牛叔叔拉下車的！』一提起王黑胖子，馮大嬌子放下懷裏的小牛，顫顫抖抖的站起來，哭着說：『我要給這孩子他娘伸冤！他倆口子可死得太苦呀！誰害的大牛媳婦？就是王黑胖子！那天，我看在眼里，記在心裏；要是我說半句瞎話，叫我老婆子挨槍子兒！』她哭，小牛忽然也嚔着嘴哭了。旁人也難受得掉眼淚。馮大嬌子一面哭，一面把那天怎樣叫大牛媳婦吃飯，怎樣送小牛回去，撞見王黑胖子，發現媳婦慘死的情形，從頭到底講了一遍。又說：『這才是一頓飯的工夫。後來我瞧見地上擦一把剪子，尖兒上還帶着點血；偏偏王黑胖子臉上也有剪子扎的兩個血印子，可哪有這麼巧的事兒呀！你們說，

不是他是誰！那天驗過屍，我悄悄兒告訴寶三叔，才說了個頭兒，誰想王黑胖子走來看見了，招我叫到一個屋子裏，打了我一嘴巴子，還罵我：「老臭屎！再胡說八道，拿槍斃了你！」唉！這號人！無法無天！再叫他們待下去，老百姓可活不成啦！」他這麼一說，大家就議論紛紛，提出王黑胖子的許多材料；原來他起根兒就很壞的；過去他當過土匪，當過白脖，早就強姦過婦女，殺過人。又談到魏老全；錢家的長工老張說，魏老全沒搬到這村來的時候，就到過錢家，那時候錢坑人的大小子剛好從北平回來，他倆個捻香結拜，稱兄道弟，非常親熱。魏老全挪到這村以後，他們還時常通信。錢家大小子在北平市黨部裏混事，魏老全八成和國民黨有關係。這麼一說，大家心裏可透出亮來了……

正開會，忽然看見區小隊押着一個窮老頭子走來。大家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錢坑人。這地主脫下長袍，換了一身破衣裳，鬼頭鬼腦的，正想逃往敵區，給小隊捉住了。趙科長說：「嚇！這倒巧！正要找你，倒自己送上門來了！」就叫民兵把他押起來。衆人一見，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都大大的鬆了一口氣，說：「共產黨給咱們窮人撐腰，誰還怕什麼！有苦都訴出來吧！」一連又開兩天會，刨根兒挖底，又搜集到許多材料。趙科長李政委就把窮人們組織起來，選出代表，管村裏的一切事。收下的槍也全部交給他們。剛好小李和寶三叔回來了，帶着縣上的信。信上

說：特務魏老全已經招了口供；原來魏老全是他的假名字，他的真名叫魏治邦，是個逃亡地主，還是個國民黨員；他逃到北平市黨部受訓半年，才派到這裏來，和特務錢坑人、王黑胖子發生關係，一起壓迫窮人；他又供出敗家子、老妖精、二混子都是特務。趙科長他們把縣上來信和羣衆提的材料對照起來，都對了頭，事情就弄清了。馬上把敗家子他們三個也逮捕起來。趙科長就寫回信，叫把那邊的特務和幹部民兵都送回大營村來處理。

這一天，大營村開了個公審大會和追悼大會，遠遠近近的羣衆都趕來參加，真個人山人海。一會，人頭亂動，都說：『來了！來了！』只見幾個窮小子，拿着長槍短槍，捧着手榴彈，威風凜凜的，押着一大串犯人走過來，有魏老全、錢坑人、王黑胖子、劉忘本、敗家子、老妖精、二混子。都上了台。石頭就代表主席團宣佈開會。石頭氣憤憤的講完話，接着馮大、老張、馮大爺子、小李、鐵鎖兒……一個個登台講話，控告地主特務。有的哭，有的喊。從前他們是踩在人家的腳底下，打落牙齒和血吞呀；現在窮人坐天下，可就要仇報仇來冤報冤啊！說的越說越恨，聽的越聽越火，全場的羣衆都大聲喊叫：要求槍斃壞蛋。魏老全請求說幾句話，他臉色死白，可還堆下一臉笑容，走到台前，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要求衆人寬大。衆人都罵起來，有的把土塊扔到他臉上，說：『這號殺人兇手！還能寬大？』王黑胖子就喊：『殺就殺吧！二十年後又是一

條好漢！」衆人說：「你這瘋狗！八輩子也成不了人！」錢坑人忽然假裝哭起來，沒皮沒臉的說：「冤枉啊！我的小子姪兒子都在八路軍裏——」羣衆兇他說：「呸！你的小子姪兒子是什麼八路軍！在咱窮人面前抖威風！」就紛紛提出要求，把那『會計』和『科員』撤職查辦。台上周秘書就笑迷迷的走到台前，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唸給大家聽；原來公營商店已經查出：這位『會計』掛着共產黨的招牌，到處招搖撞騙，貪污浪費，已經把他禁閉起來。台下一陣歡呼。只見趙科長也笑吟吟的走到台前，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唸給大家聽；原來供給部已經查出：這位『科員』，披了八路軍的外衣，到處欺壓百姓，破壞土改，也已經把他扣押起來。台下又一陣歡呼。台上錢坑人聽得魂飛魄散；老妖精就要無賴，又哭又喊：『沒有青天啦！我們全家給壞人謀害啦！』羣衆氣憤不過，大罵老妖精；有些娘兒們更起火，跑過去把她拉下台來，打得她直叫：『大奶奶饒命！』接着劉忘本走到台前，淚流滿面，反省自己的罪惡，提出和小妖精離婚。衆人說他黑了心，忘了本，看老虎吃人香，自己也跟着吃人，要槍斃他。有的說，他成了走狗，死罪可免，活罪難逃。上級根據羣衆的表決，當場把劉忘本開除黨籍，重重的判了徒刑。旁的壞幹部和民兵，有的撤職查辦，有的批評教育。老妖精和敗家子，還有二混子，都判了徒刑，老蕭也撤職了。

這時候，小李、寶三叔他們早把陳大牛的屍首刨了出來，裝進好棺木裏，又把大牛媳婦的棺木也換了，一前一後，吹吹打打的抬了過來；有些羣衆拿着金庫銀庫，跟在後面，衆人一見兩口棺材和號號啼哭的小牛，就想起他娘的受屈，又想起大牛對窮人的好處，不由得鼻子一酸，忍不住掉下眼淚。最後，縣上接受羣衆的要求，當場把魏老全、錢坑人、王黑胖子三個壞蛋槍斃。羣衆恨恨的割下他們的腦袋，盛在三個盤裏，祭大牛的靈。石頭、寶三叔他們領頭，許多人一齊跪在靈前，說：『大牛！大牛！你爲我們窮人翻身，倆口子都死在地主特務的手裏，你們死得太慘，你們死得太可憐呀！可是你們沒有白死，大夥兒都記住你們的，我們一定要消滅地主！消滅特務！把土地拿回來！澈底翻身！大牛！你倆口子安心吧！我們總要對得起你們啊！』這麼着，血屍案就完結；轟轟烈烈的平分土地運動，就跟着鬧起來了。

一九四七、一二、二五。



$$=3$$